

朝阳初升,彩云如锦,让人陶醉;夕阳西下,霞光万道,心旷神怡。有时我突发奇想,若能身入彩霞之中,那该有多么美妙!

没承想,在四川西部广汉市,真的就走进了彩云。十月,在我的家乡已是秋风萧萧、落叶遍地,在川西平原的广汉大地,一株株芙蓉花开得正艳,拳头大的花朵像合起的手掌,一朵朵花从下端的粉红逐渐加深为顶端浓浓的艳红,像粉嫩的女儿脸。艳丽的芙蓉花开出了川西的富饶美丽、雍容华贵,也呈现出冬日里春天的妩媚。

广汉是著名的三国名城雒城,庞统遇难的落凤坡就在此处,也曾称汉州,唐代名相房琯曾在此做知州。如今广汉已成为一个繁华的都市,更是一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广汉人曾打破旧体制,率先摘掉公社的牌子,引入瞩目的作为至今还有兔兔余响。

历史不能重塑,也不能遗忘,为重温那些难忘的岁月,好友蒋大海邀我参加“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全国散文家走进广汉采风活动”,让我走进了地上的彩云,品味了川西美丽的乡村。

中巴车沿着青白江溯江而上,很快进入南部丘区,这是当地人的称呼,在我这北方人看来,与平原相差无几。是坦荡无垠的川西大平原使他们有了对地形的挑剔,稍高于平地的便是丘陵了。满山满坡的绿涌进车窗,薄薄的纱帘轻轻掠过在脸上,清爽的泥土气息溢满了鼻腔。

车子开进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果树林,“吱”地一声停在林边的田间路旁。眼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田园路啊!路宽约三米,水泥铺成,与众不同的,路竟然是粉红色,两边用油漆涂上十厘米的白边!路在林间的掩映下,看上去是那么滋润平整,像一件艺术品。路在脚下延伸着,又不断改变着颜色,一段路是绿色的,一段路是黄色的,再一段路又是蓝色的……多么像五彩云霞飘落在凡间,又多么像五彩的蜀锦一段段铺展在田野……走在路上,恍惚间仿佛走进了天上的彩云。

这是一条五彩的路,更是一条神奇的路。顺着路的牵引,一幅美丽的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棵棵柚子树如生命力旺盛的少妇,油绿的叶子勾勒出丰满的身材,挂满枝条的柚子像孕育出的婴儿,有排球那么大。柚子树也不示弱,挂在枝头密密麻麻的橘子,鲜嫩橘红,让人联想到北方灯笼一般的柿子。路旁的一栋栋房子被柚树橘树所环绕着,有的是具有南方特色的平房,有的是洋气精致的别墅小楼。房前是一大块平地,有的开起了露天茶楼,有的摆上柚子橘子成为

路边市场。在一长串货摊后面,摆摊人或泡一壶茶慢慢细品,并不在意卖得多少。绿树彩影,洋楼红橘,翠鸟啾啾中品赏香茗,真是优哉游哉,乐在其中。

这是广汉松林镇沙田村。这条五彩路扮靓了村貌,更支撑了沙田村的产业。五彩路让农业走了出去,更让外边的人走了进来。过去这里交通闭塞,由于成熟的水果不能及时外运,常常烂在地里。自从有了五彩



神奇的彩云路

慕国瑞

路,大路畅通,水果当天就能进入超市。五彩路还吸引了很多城里人来此旅游,家家办起了农家乐。这里的旅游是“四季旺”,春游客来赏桃花,吃樱桃、枇杷;夏天来这里避暑,吃桃子、李子、葡萄;秋天来这里赏秋色,吃梨子、苹果、柿子;到了冬天又有新鲜的橘子、柚子,四季都是好时光。

我走进一家农户,是一座欧式二层小楼,外墙雅致的米黄色,内部设施可与星级酒店媲美:华丽的窗帘,高贵的富贵红楼梯,空调、抽水马桶一应俱全。楼外大摆着十几张茶桌,坐满了游客,有的在品茶唠嗑,有的围在一起打麻将。门前的摊位上,柚子、橘子、野菊花、芋头、山药、鸡蛋,应有尽有。这家主人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当问起他们的收入时,他们笑得合不拢嘴。

五彩路是致富路,它是走在果林间的一条金波闪闪的小河,把富足和欢乐送到家家农户。

行进中,我们被一所大院子吸引,门楣掩映在绿柚红橘中,门口挂着一块醒目的木牌,上书:净庐。原来,这是一座有历史沧桑又充满时尚感的文化书院。院中摆放着怪异的朽木、磨损的石臼、熏黑的马灯,还有旧农具、老戏袍,古老的烤箱上的肉串冒出诱人的香气,勾起人们对往昔

岁月的怀想……而由猪圈改成的书吧、茅草屋改成的酒吧、庭院深处上下二层楼的包间,无不折射出房主的现代意识。

正在大家赞叹间,外面走进一个人,黑色夹克衫,戴一顶灰色鸭舌帽,眼睛不大却很有神,全身透着灵动的人文气。有个精干的中年人介绍,他就是净庐主人喻昌波,喻先生马上笑着对我们说:“这就是当年支持我工作室的镇党委书记。”

是夫妻俩单打独斗,他赔上老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在文化界的人脉都调动了起来。

“没有你的倾力相助,哪有今天!”老喻感慨地说。

宋书记不愿多谈自己,满含真诚和敬意地接着说:老喻把传统的文化基因激活了。松林镇一带,自古就有春节摆宴相聚的习俗。他走家串户,每逢春节把四邻八乡的乡亲招呼起来聚餐,比菜艺,谈丰收,交朋友,全镇的人都争着参加这个盛大的宴会,酒席摆满了街,笑声乐翻了天。如今已成为吸引游客的“九大碗”品牌。有个画家把这盛况画成了十米长卷,让人身临其境。

他利用果林的美丽环境,创办了“地摊节”“自嗨节”。村里男女老少都自带产品参加,他还在网上发布消息,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热心人加入。地摊节上有卖农产品的、工业品的,也有卖各种杂耍玩具的,还有卖点子的,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全村出动,人人参与,林间树下,花香扑鼻,田地地头农民的笑脸胜似桃花。

他把一座旧仓库改造成大食堂,常举办各种论坛,各方“神圣”的到来,让村民大开眼界。此时,我们看到文化大院的墙壁上悬挂着广汉“智绘乡村”建设研讨会的大横幅。

宋书记接着说:他创办的书吧、夜校更是村民们常常光顾的地方,开始村里管他要房租,后来人们看到他给村里带来的快乐和效益,不但房租不要了,还经常自发地给他捐助老家具、老农具,工作室成了名符其实的农村博物馆和文化聚集地了。

他做的这些虽然也有小小的收入,但同他在大理的生意根本无法相比,至今成本还没有收回。但老喻看到农民欢乐的笑容,就有一种成就感。

大家听得动容,不断地鼓掌称赞。我想:环境优美、生财有道、文化生活丰富,这是美丽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我敬重老喻,同时也觉得这位在基层工作了十五年的书记,是懂农民和农村的,是真爱农村和农民的。

从净庐文化书院出来,我向书记问起修路的事,他说:“当时上级拨了点款,要求修一条两米宽的沙土路,我和镇长合计,不如筹措些资金,修成能跑汽车的水泥路,这样村路就可直接连上公路。后来为了促进旅游又修成了彩色路。”他顿了顿说:“建设美丽乡村是个长远过程,要认真思考和探讨“三农”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论做什么,都要符合农民的利益,真正为农民考虑,不能为了政绩伤害农民,不能逞一时之勇,也不能做表面文章,要结合实际、沉下身子实干。”

书记的话朴实平和,却让我心中涌起波澜,希望有更多真心为农民、头脑清醒又务实肯干的干部,把美丽乡村建设得越来越好。

愿广汉的五彩之路不断延伸,像彩云、蜀锦铺满山川大地。

那年那月那日,雨后初霁,骄阳炫目。出棠城,往西行,寻黄宅。

黄家大院坐落在时为重庆市大足县龙岗办事处的前进村。绕道管件厂,隐约可见一处崭新的农民新村。街后玉带般的小河飘然而过,跨过河堤,往前行百余米,黄宅到也。

驻足观望,见占地约五亩的黄家大院一派森严,壁柱全用上等柏木雕绘而成,历经两百余年,仍可见当初恢弘壮观的气势。

宅前右侧,一丛绿竹下,高耸着一道飞檐翘角的大门。门前有约高一米的八字墙,墙上有精雕细琢的花纹。岁月无痕,但风雨剥蚀了大门昔日亮丽的色彩。阳光下,紧闭的大门仿佛向世人述说着华年的流逝和世事的沧桑。已近古稀之年的黄家第十八代子孙黄仁康老人成了历史的见证人。他说,十八岁那年结婚时,新娘子刘国秀就是坐着大花轿从这门里嫁进黄家的。而黄家的女儿出嫁,自然也要迈过这道门槛。大门维护着黄家的气派与尊严,但就在前几日,有几个黄家的小青年竟然嚷着要把门拆了,卖了木头换钱。黄仁康老人坚决制止了这件事,他掷地有声地说:“老祖宗留下的,不能毁掉。”

来到正院,高高的石阶上,左右各摆放一条又长又宽又高的条木凳。垂暮之年的黄家媳妇吴建珍老人手持念珠,坐在凳上专心养神。有人来访,老人异常高兴,她告诉我们,这凳子是柏木和黄桢树做的,最重达三百多斤,有五米长。整个大院都是用柏木建的。她的两个儿子外出打工了,孙子也不愿住这又破又旧的木头房子,他们在新村买了砖瓦房。只有她舍不得丢弃这座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

迈进高高的门槛,置身“下天堂”的屋内,门楣正中“黄氏祠堂”几个大字映入眼帘,其下悬挂着两块匾额,左书“文苑先声”,右书“盛世千城”几个流光溢彩的大字,题名四川督学院吴某。多少年过去了,这字仍然溢彩,只是屋里杂草堆积,水坑污秽不堪,几扇石磨磨在街沿遍布青苔。

再上台阶,便至“上天堂”。满堂的匾额、对联,令老屋熠熠生辉,也透出缕缕幽香袭人的书卷气。两条如同前院阶沿上的木条凳,早被人坐得油光锃亮。黄存元是现在黄家最高辈的长辈。他说,黄家祖籍湖南,后迁来五弟,其中一个便定居于此。老祖宗很能干,辛辛苦苦挣下一笔可观的家业。儿子娶的是荣昌知县女儿,老祖宗亲自下的庚帖,仅

古色古香的老宅

邹安音

陪嫁衣服就有一百零八件。黄家大院正向有五间大木房,两侧二十余间偏房错落有致,雕栏玉砌,曲径回廊,煞是气派。现在繁衍的子孙有一百四十余人。开清明会时,祠堂连空隙都坐满了人。可是,老人家面对香炉时,也有一丝惆怅和无奈。他说人都搬走了,房子也破烂了,前年开清明会时,他号召每户按人头收了五元的维修费,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房子仍坍塌得厉害。更令他生气的是,黄家愧对老祖宗,现在居然连一个初中生都没有。黄家的字辈“宏惟孔孟道文章,德纯如体性昌,由义存仁常守信,永崇宗本大邦光”,想来,也的确有悖祖宗的遗愿。

不过,从黄家大院搬到新村的人,日子总会一天比一天好的。远离这寂寥的大院,未必不是他们新生活的起点。

这是当年我去的黄家大院,于今已有十六年的记忆了。去年春节再回故里,重庆市大足县已成为大足区,绕城高速已修到了龙岗镇的村寨。虽然我没再去黄家大院,但我相信它一定会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历史的一种记忆。从黄家大院搬出去的人,也一定在某个高楼里享受着安逸的生活。

灯下漫笔

我与改革开放40年

冬

张敬贤

被寒冷包裹得 太久
莫名地
期待冬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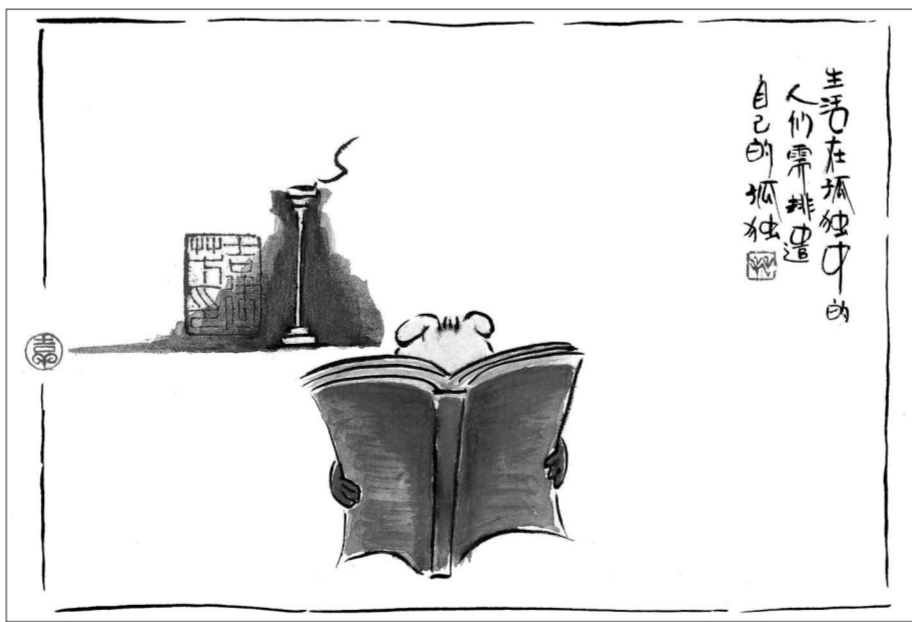
我生命中最漫长的黑夜
即将过去
你的白天
一天长一线

站台前
等待一列
开往春天的地铁

不经意间抬头
新月如钩
那是挂在我心尖的一弯牵挂

北风凛冽
颤抖的手
给你送去祝福的短信

回复只有
六个字
冬已至 春不远



画说王球 王蒙立 吉珍绘

读书的父亲

姚正安

弟弟在亲友圈传了两张父亲戴着眼镜读书的照片。父亲九十四岁了,听力不足,视力尚好。

如果是以往,这两张照片我不会太留心,更不会产生情绪的波动。对于父亲读书看报,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父亲读过十多年私塾,积累了不少文化知识。而在距离母亲去世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爸爸能坐下来读书,出乎我的意料。照片上的父亲头发花白,面容清瘦,望着大门,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

那天清晨,母亲突然倒在椅子上,昏昏然睡了两天两夜。在这生离死别的两天两夜,父亲几乎没有睡觉,不时为母亲擦拭嘴角的泡沫,为母亲洗脸,不时对母亲说:“你想走也不告诉我一声。”“你想吃粥,我去为你烧。”从父亲的言行里,我们体会到父母间的深情,他们早已从夫妻出发,以亲人至终,七十七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

最终,妈妈还是走了。几天里,父亲总是独处一隅喃喃自语,或默默以泪洗面。父亲卧室床头的桌上,放着父亲母亲的合影,父亲一直停留在与母亲共同的生活里。

妈妈走后,按风俗每周一下午为妈妈烧七。头七父亲告诉我,他一天三顿为妈妈上饭。

三七回家,我刚坐下,父亲就告诉我:昨天夜里,你妈妈来家了。为了不扫父亲的兴,我问:您看到了?父亲答:不曾看到,听到堂屋里的桌子响。

五七回家,父亲又告

诉我,昨天夜里你妈妈来家了,我与她说话,她不睬,过一会儿就走了。

家人告诉我,上午父亲闹了半天,说家里的电饭煲被人偷了,煤气灶也被人偷了。根本没有的事。我知道这是父亲思之愈深,念之愈切。我担心父亲沉溺下去,身体一天天垮下去。

用什么方法来分散父亲的注意力呢?旅游、打麻将都不适合,父亲也不喜欢看电视剧。就在我内心焦急、无计可施时,弟弟上传了父亲读书的照片,让我大喜过望。父亲读的是我写的书《我的父亲母亲》,这本书是我为父亲九十大寿而出的,收集了几十年、以父母生活为题材写成的四十篇散文。妻子说:爸爸怎么突然读书了,是想从书中找到妈妈的影子吗?

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与妻子赶回老家。我整理出近年来的三本书《一种生活》《不屈的脊梁》《回不去的过去》,给父亲带去。记得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时,父亲非常高兴,还把书送给了他的朋友。

读书吧,父亲。不是希望您读出智慧、读出才干,而是希望您能以读书平抚内心的忧伤,消磨寂寞的时光。您还记得吗,四十六年前,您用为生产队到兴化装氨水而分得的几角钱,为我买了一本故事集《山里红梅》。我如获至宝,反复读了很多遍,且珍藏多年。这是我第一本文学启蒙的书。这个故事就藏在我的书里,您读着读着就会发现了。

大雁衔夜色滑行

(外一首)

石泽丰

风扫打完秋天每个院落
准备越冬,等待翻身而入的雪
一群大雁先行启程
紧街滑行的夜色
这张偌大的床单
铺满天空,如屏风一方

时间似细沙止不住流淌
为藏好自己的秘密
叶子鼓足经脉制成标本
在一册书里枕香失眠
于灯火深处 窃听
雁鸣在光滑的夜色上滑行

我用视线紧抱月亮的腰身
怕它失去血液眩晕跌入山谷
怕它被一阵北风刮走
迷失了大雁南飞的方向
只因乡愁的泥潭太深
纵有千条缆绳 也没能拉住

一个游子思乡的灵感

往事浮在昨天

我看得见你,但是够不着
当初放开你的手
没想到你学会了隐身
一退再退,浮在了昨天

梦托起过我进过出的柴门
院落和用过的瓦罐
以及屋后青青的竹园……
村庄不老的炊烟疲倦了
只因柴草堆得了萎缩症
且病入膏肓无人问津

父亲不在了,我身后是断崖
无法回去采一株草药
亦不返回昨天
摸一下父亲沧桑的脸
拍一拍他落满灰尘的双肩